

瓊山類稿卷之八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深

記 堂類下草堂別墅附

綿壽堂記

堂以綿壽名述 聖語也聖人之心志與天地通
故形之於言者無往而弗徵焉蓋天不言假聖人
之言以發之聖言即天言也金華之蘭溪有壽母
曰太宜人某氏者今贛州府知府姜璉庭器之母
也璉初以進士知寧海州時政績卓偉巡撫大臣

言之 朝請旌異焉乃推 恩及其所生贈其父
經歷府君奉訓大夫寧海州知州封母太宜人其
封之之誥詞有曰服此殊 恩益綿壽祉是時太
宜人僅若干歲君尋陞知大郡便道過鄉板輿就
養歲丙申獻績北上奉以還家又明年太宜人年
躋九袞距百歲纔十稔耳嗟乎

聖天子之言於是乎徵矣或人摘 聖謚中語以
顏其所居之堂曰綿壽蓋侈以 聖恩祝慈壽也太
守君來京師介董編修尚矩徵予言記之惟昔文
王因武王夢帝與之九齡而告之曰古者謂年於

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馬後武王之壽
果如其言由是觀之則聖人能與人壽尚矣古人
謂人君造命其以是夫天命之造於君者有二其
大者曰壽夭曰富貧若貴賤其次也富貧以物之
寡普感以位之上下茲皆在夫人也可以力為
也壽夭以年之長短則出於天有非人力所能為
者矣今觀文王分年齡以加其子則是在天者
聖人亦得而專之矣此無他聖人者全天之道立
天之位奉天之命以造人之福者也人之富耶貴
耶既可由我而造則夫人之壽豈不可因我而綿

長也哉由夫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運用轉移天人
協應日可使之舒長早可使之退舍河流可使之
不冰矧在人者志一動氣理何不然仁者必壽道
不可爽則言出而天心應之入理順之何足異哉
雖然天之生物必因其栽莠而培之予聞姜金華
世家自先世以來累世德善而經歷府君又以仁
心美政佐郡惠民太宜人生 國家全盛之時而
天地清淳之氣幽閑靜專寬厚仁慈教子有成以
輔世濟人凡若此者皆有可以得壽之理
聖天子錫之以 誥而期之以壽如此雖若

實有使然者於此 漢無朕之表今太宜人子
考綿延果如所期是豈偶然也哉噫堂以是名而
以是記之豈但侈一時榮一家而已也實有以
見天人乎合之徵 君臣體悉之誠用是以示其
子若孫且以著之天下後世使知我 國家所以
勸勵其臣子者必本乎其所生如此其至云

壽寧堂記

生盛世而享全福人生莫大之幸也然福之所以
全以其壽之長也壽之所以延以其身之寧也身
焉弗寧而徒有其壽則是老氏所謂形為吾累者

也烏在其為福哉翰林譯字鴻臚主簿葉世美構
堂以奉其祖母李孺人介其親大理寺副馬君應
祥請堂名於予予頽之曰壽寧有以也夫葉與李
其先皆來自金天之城世奉默特那之教居葦夏
也久矣而不改於其故俗守其法也甚篤親其
甚厚治生儉而勤奉養潔而專故其人往往富而
壽葉氏之姥今年八十有九矣予聞厥考壽百有
十歲妣百有五歲今姥年百歲甲子爾髮落更生
變白而黑安康強健如少壯時其躋上壽並其考
妣之年有必然之理也嗟乎無姥所以享茲

豈無其故歟雖由其稟賦之龐享世類之質
實抑亦以其遭遇之時然也邈其生時蓋在

聖祖開國之二十有三年是時二光五岳之氣分
而復合滴而復醇有如混沌初分之始其氣渾融
其理粹精人生斯時得之先而稟之全其本固其
實而又際夫 重熙累洽之時生長 輦轂之

下無擾攘播遷之苦無叫囂隳突之患無悒快苑
結之懷無艱窘匱乏之累安生而樂業老子而長
孫况又有如世美者為 朝廷所選用出入 禁
禦日給大官之膳月支大倉之粟公退之暇承顏

先意以娛其心早暮率子婦以致養歲時會姻黨
以上壽外無所干中有所樂身無恙也而且無累
心無憂也而且無歎融融然洩洩然雍容而舒
和樂而怡愉寧靜而安舒以是致壽而又以是享
之于以盡夫人之天年于以全夫天之壽考豈非
天地間之全福人類中之祥瑞 聖明時之幸人
也哉於是乎記

榮壽堂記

榮君恩也壽天命也二者不可以倖而致也世之
人固有脩德學盡職業希君之寵靈以榮其親者

然親不子待也多矣亦有稟賦之攝養固得天
壽考以全其生者然子弗肯構也亦多矣有能萃
榮與壽於一家一人之身一堂之中龍章煌煌鶴
髮種種 君恩予命兩致其極噫若是者世蓋無
幾也西昌張氏名其所居之堂曰榮壽蓋兼有得
斯歟張故邑中鉅姓代有顯宦發身儒科者頃
相望至時達南幼習二帝三王之書為進士業
朝兢夕厲意希

天子寵命以為親榮既而果登甲科第擢冬官主
事外理河道有廉幹之譽內司繕脩著勤慎之績

三年考最 朝廷嘉其任職乃 勅贈其考如其
官封母吳為太安人太安人出自名門以嬪于張
生子五人既喪所天躬育且教咸克樹立今歲在
著雍困敦年登七袞強健而康 命書既下鄉閭
歆艷以為安人榮嘉平之月奠餘一筮適其設於
之辰親賓交賀以為安人壽名堂之意蓋取諸此
主君先期徵予為堂記將馳歸以為安人慶予惟
域中四大天大君亦大天之壽人不偶君之榮人
亦不偶匪德不足以永天命匪學不足以來君恩
壽出於天榮錫於君二者不可倖致也而張氏之

有其榮矣非得其壽亦不能以享其有也然榮於
身則悅於心悅於心則身體舒泰血氣和平而益
有以致夫壽考之徵也必矣是則榮者又所以致
壽也榮愈大則壽愈長予尚有均之於主事君焉

同德堂記

山海蕭氏自吉之龍泉夾戍於邊閩再世矣居然
遠謫中獨能乘時化居以致饒裕又能推其餘貲
惠其姻鄰以及夫過往之人山海當度遼孔道使
往來無虛日入境而問其寓公長者居人必若

以蕭氏對蕭氏有諱福海者生子二伯曰源字文
清德成而歛以隱仲曰顯字文明德成而用以仕
隱顯不同而其謹厚之性孝友之行仁恕之心渾
然如一人之身也尚書兵部主事東廣祁君致和
居守于茲嘉其伯仲同心以相成也題其所居曰
同德堂友人朱君誠叔聞而是之曰是不可以無
紀乃屬筆於予予惟古之創造者必有記記以述
其規制紀其歲月以示夫後之人今蕭氏茲堂乃
夫人居室之常規制無甚異而成之歲月不假
歷雖不書可也惟夫兄弟所以同氣而居者則

以不書謹按周書有夫顯之說蓋謂兄弟也嗟乎
五品之倫何者而非天哉而兄弟之序乃獨別舉
以屬之天天理昭昭顯然於長幼次序之間人莫
不知而其所以為顯然之理根於方寸之中者則
固隱然也隱然者本於同然同然者出於自然孰
非天哉天者理而已矣人得天之理氣以生其所
生者則子子生而有長幼次序則為兄弟惟兄與
弟承父母之氣以有生生各其形形不同而氣同
氣同則理同理同則得於心者豈有不同者哉於
其無不同之中而或有不同焉者物汨之也人得

夫天之理於其心而不汨於物各有以全其本同
之天夫是之謂同德祁君以是名蕭氏之堂蓋亦
有得於此夫雖然肆筵授几連牀共被慈愛而友
敬誦而不悖未足驗其德之同若夫一彼一此一
隱一顯迹不同而心同然後真有以見其同耳予
聞漢之時有孔奮者弟竒在洛陽為諸生四時送
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減以寄遺今文明
卒業京師而其兄所以資送之者始無以異於
奮也春秋之時有叔向者仕於晉國為名大夫其
兄銅錡伯華藏光蔣和而其名卒賴叔向以有聞

吳時文清氏隱居邊鄙而其弟所以發揚之者將
無同於叔向乎夫然則彼此相資出處一機隱以
立仕之基仕以發隱之藏庶乎顯而隱異而同人
而天矣乎必如是而後可為同德德必同而後可
居斯堂居斯堂而無愧則二君所以成人之美之
意斯為不虛矣謹書以美之且以俟焉

世德堂記

瓊城西郵大姓沈氏其先越之山陰人在宋有諱
翥者仕為戶部侍郎咸淳中謫官來瓊子孫因居
澤山之龍井村國朝永樂中始遷于條塘之黃

瀛後又遷于瓏窩是為今居侍郎公之五世孫悌所葺也悌號壠窠居士為人易直而好義獵涉書史善議論喜歌詠家饒於貲未嘗凌人傲物雖不孜孜於問學然其所存所行率多合於理成化壬辰以舊居卑隘乃改卜於高爽之地既落成適予曰翁字子羽號秋澗則始來瓊者也十世曰顯字清淑山陰教諭曰頤字養正以蔭補將仕郎曰與翁字復古又自瓊復越五世以下至頤皆塋雪嶼惟顯與與翁塋黃枋焉十一世諱祐字仲和十三世諱存性 國初本府儒學訓導生子袞乃居士

父也惟沈氏自宋以來至於居士蓋十有四世而居瓊則六世矣世世以德相承其為基也甚厚而固至居士又能拓而大之培而益之雖功名事業不逮昔人之顯赫然而貲產之豐規模之遠先業賴以維持後人得以憑藉繼此以起者安知其無若秋澗翁者之出於其間哉所以然者前人以一德而互其基後人以一德而嗣其業自茲以往至于千百世之久心非仁不存事非義不為處則為孝子出則為忠臣本仁義以相傳衍宗支於悠久何者而非自此德中來耶予家於居士有世好而

伯兄伯清於居士交莫逆視予昆仲殆所謂異姓
兄弟也予叨官禁林以文章為職業於凡天下士
夫有所述作必假筆於予顧於通家之好獨無一
言可乎朝退援筆書此寓歸付居士子淵源清
浩朝夕玩焉且以示其後之人於無窮

樹勛堂記

成都後衛千戶侯陳榮仲華願其所居之堂曰樹
勛間以事來京師介其上舍友徐方輦謁予文
記之余惟古人有言為一年之計樹以粟為十年
之計樹以木為百年之計樹以德今名堂以樹勛

豈非欲為子孫千萬年之計哉雖然勛未易樹也

無其志者不能樹也其志無其才不能樹也有

遇其時而無其基不能樹也其才不遇其時不能樹也吾聞仲和乃祖乃父

當國初時隸尺籍累以年勞戰功升什伍長非

有其基歟什伍代父役會正統中有麓川之役以

選在行凡一時總戎大臣咸加諾使非遇其時歟

仲華膂力過人素有機畧每臨敵交鋒之時出入

矢石間未嘗敗衄非有才歟且又讀書好禮樂與

賢士大夫游每聞人言古名將之為人心竊慕之

撫劔抵掌思馳功名之會者非一日矣非有志歟

有志者事竟成用能席父祖之基乘有為之時奮其志展其才樹厥勳庸荷朝廷寵靈超陞千戶侯官五品階武德將軍俾子孫孫世世享有爵祿與國家運祚相為悠久焉所謂為子孫千萬年之計者不在此乎是誠宜仲華以樹勳名其堂也夫樹之者固在仲華矣所以封殖之使其愈久而愈茂者得不在其後人乎予故為之記俾子孫知其爵祿之所自云

鍾秀堂記

秀鍾於天乎地乎人乎鐘以天若箕宿為說昂謂

為何是已鍾以地若山以東相山以西將是已鍾以人若高辛有元高陽有凱是已要繫陰陽之粹和孕山川之精華襲先世之芳澤妙合其三凝結於一儲蓄於厥中穎出於其類夫是之謂鍾秀歟昔歲在辛酉祁門程公顯擢秀京闈來歸邑里邑大夫顏侯表其門曰鍾秀蓋於三者之義兼有取焉後公果以進士乙科掌百里文教超拜王相絜有令譽顏侯所以表門之義至是益驗矣景泰甲戌公之子泰承其家教登名黃甲拜地官屬乃者荷

天子厚用錫誥加封其親公於是時亦以耆艾致
事家居泰因取邑大夫所以表門者頽其所居之
堂間命予記嗟乎秀之所鍾豈偶然而已哉不得
乎天則其稟氣也弗醇不得乎地則其賦形也弗
厚不得乎人則其為德也弗顯然則程氏所以鍾
厥秀美者抑亦有由矣蓋以方今 聖明繼出氣
運還淳化行於上物生於下無非得其清明淳厚
之氣公家新歿又在

天子畿甸近地山川之勝宏偉非常其所以合靈
發祥又非偏州下邑比而公之先世自忠壯公而
不誣也吾知秀之所鍾不獨在公固已見於公之
子矣由是而孫而曾而玄以至百千萬世焉蓋未
艾也是為記

如心堂記

永川馬恕體忠構屋數椽外環花卉中藏圖書給
事中李君鈞名之曰如心蓋取其名名其居也亦
既有年矣歲己卯體忠來 京師視其弟侍御史
體哲進士體乾因謂侍御君曰爾之同年名誌文
者誰乎幸為我求一言記所謂如心堂者侍御君

繆以十對因以記見屬夫人未生之前初無是身也而忽有之有之卡始有名也而父師始名之名之以是言我遂認以為已私終身有之非獨我私之而人亦以私我也給事君以如心名斯堂其亦猶父師命以是名歟雖然名者人之所命德者已之固有以已固有之德以為名而又因名以名其居蓋內而一心外而一身無非是理人呼以是已庶以是而又朝於是夕於是起居於是出入於是接人待物於是使有一而不如心則非獨有愧於斯堂而實有愧乎斯名而吾身與心亦必有歉然

思補堂記

者矣孔子謂怨可以終身行之體忘既知所取而不知所用力可乎於是手書以為如心堂記授侍御君俾體忠持歸寘諸堂壁非但記其歲月而已也

古之石子其心無斯須而不在民也故雖處山林之深邃廟堂之崇高而其心恒周流乎荒涼蒙翳之野陋巷窮閭之中鰥寡孤獨飢寒流離疾苦悲啼之處惻然如身在其間耳聞其聲目擊其事為之委曲思慮必使之得其所然後已况親為牧者

乎親為之牧則曰親見耳親聞身親在其間而不
一動心也以為深思遠慮則是忍人也豈所謂民
之父母乎且父母之於子鞠之育之出入顧復之
念其飢寒卹其勞苦防其疾疹而又為之營貲產
以養其生延師傅以成其業凡可以紓目前之患
而豫為他日之地者無所不用其心焉今之為民
父母者果能若是否乎不能若是是冒父母之名
而不能盡父母之道者也不能盡其道而徒欲責
民之盡予道以事乎我難矣父不慈子不可以不
孝在天屬則然也吏之於民非天屬也受君命

下受命而來居其位以子乎民民父母我我不能
用君命以子之且虐之焉一旦奪其命以畀
他人則我塗人也前則父母我後則塗人我無他
視君命之去留焉耳然則為民父母者可不思
所以盡其道哉淮陰畢君玉以名進士知曲陽縣
之又明年政行惠流民心浹和乃為燕居之堂於
廳事之後扁曰思補蓋取前令朱君伯堅所改亭
名也亭舊名環翠洪武中朱君重建而易以斯名
今亭亦廢矣君距朱君後七十又二年始為此堂
而有取乎其舊名者蓋思所以補報乎朝廷也

噫知愛乎民則知所以忘乎君矣子因君之請而為之記如此使凡世之吏茲土而居茲堂者尚因子言以思君之思於無窮

冲和堂記

廬陵郡之北有山巋然紆徐而環抱曰鍾山山下有壽藏焉穴土而甃之以甃築室其間扁曰冲和邑之義官陳君最讓豫為藏衣冠之所也既成以書來京師俾其從子秋官郎中時莊求記其事而屬筆於予予聞老氏有言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嗟乎豈獨人哉山川亦然故凡天下

山其脉皆發於西北而連綿起伏以至乎東南西北陰也東南陽也而扶輿清淑之氣實流行乎其間如人之生也面陽而背陰而清明純粹之氣寓焉人之與山其抱負之形冲和之氣一而已矣山而聚扶輿清淑之氣其為山也靈人而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為人也賢人之所以賢者以其鍾是山川之氣也是氣也出於天凝於地融結為山川而發露於人人得是氣以成質質由是氣以聚散其聚也出於是其散也亦必返於是散清明純粹之氣返扶輿清淑之原冲和妙合細溫無間殆將

周流太虛以復歸於太極無極之真矣乎不然則
發而為卿雲蒸而為靈芝凝而為貞石不可知也
陳君以是名其室其庶幾所謂復命之常知常之
明者乎觀於此可以知其為人焉於是乎書

對溪草堂記

古之君子存心也豫其志卓然有以定乎其中其
理躍如有以見乎其前是欺進其退皆豫有以為
之地而不苟右都御史韓公吳人而生長于燕既
仕而始復於吳治第於對溪之上蓋豫以為退休
歸宿之地也其園林池沼之勝甲於吳下世據之

以李衛公之平泉莊司馬公之獨樂園君子謂其
有西洛之勝而無齊皇之奇云中為草堂數楹公
自記之間以書來俾予記其後昔諸葛武侯隱居
南陽不求聞達感昭烈三顧之勤奮然為之畫策
凡其宰割山河三分天下其規模布置一一皆草
廬中語非豫有定見能若是乎及其相昭烈以區
區一隅之蜀當吳魏之強身都將相手握重兵自
校簿書罰二十以上皆親決之固若不暇為私計
計者然於成都置田十五頃種桑八百株固以豫
為退步之地以見君子之出處進退固未嘗有心

亦未嘗無心當無心必為之時已晉心於事中方
有心應用之際已置心於物外未進而豫進之之
資未退而豫退之之具是以其進也道前定而運
用不窮其退也志前定而勇決無疑古今豪傑之
士所見皆同蓋如是今都憲公受 朝廷委託之
重付以嶺海數千里之地十數萬之人凡居是邦
耕於野戍于邊處于室家行於道途者咸恃以無
障覆育之生者恃以養死者恃以葬喁喁然嗷嗷
然仰公以為命惟恐一日公去而我無所恃以
生孰肯一日釋公去哉矧

上方倚注將大用之以溥其澤於天下天下之人
求所願欲而不遂者亦爭欲得公以專其惠于已
而不可得傾耳而聽翹首而望者在在而有公炳
幾先物非不知人不已釋而已無可去之理然猶
汲汲然豫為決不可得之計者其亦武侯之意歟
公自為記所以紀其創置之始末布置之規模與
其平生成立之艱難後人保守之當謹者固已詳
且盡矣予毋庸置喙於其間行將北上道吳甲登
魏公醉白之堂以來溫公之所獨樂者以致高山
仰止之意云謹先此以記

東郭別墅記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殷公世居涿城之西其先考
贈尚書公以郡文學歸老故鄉嘗於城東營別墅
以為娛老之地至是公以年至乞致事蒙 恩來
歸乃即故址起其廢而新之四周有垣中有亭汲
有井蔬有畦補其缺而浚其湮凡昔所有者悉復
其舊又加闢焉魯未幾時蔚然成林遂擅涿郡一
時園亭之勝旣而以書來屬予記曰某以正統己
未進士歷官戶部主事兵部郎中進二通政兩知
府事陞山西叅政左右布政使入司都臺兩巡

方叨備六卿再掌

國計輔

儲宮至是休致終

始仕途幾五十年或南或北時內時外大約通

朝籍之日居多所居之鄉蜜邇

宮闕急馳騎朝

發夕可至然拘於職任不敢顧其私今幸天假我
以年佚我以老

皇上優臣以閑使得以桑榆之景遂其田園之樂
以終先大夫之志幸莫大焉向同 朝時曾屬吾
子豫為之記旣蒙以諾今幸復其舊規成其素志
幸勿食其前言竊惟古之仕者不出其鄉家有定
居仕有世祿王朝鄉士皆出自畿甸大者食采地

小者給恒產外自侯國入者無幾焉故凡仕於國者得以不廢其家唐宋盛時朝臣自選外入仕者晚而休致率居陪京或別都唐都雍其士夫多居陝洛同華宋都汴其士夫多居洛睢陳許其間亦有仍居輦轂下遇行大禮猶與陪位我朝雖並建兩京而南北相去縣遠士夫解官者率遠歸其鄉出國門瞻望闕庭如在天上回思舊游如隔世人人生何幸而生畿甸之間列職朝行雲山伊邇歸老鄉邑天庭咫尺仕如不仕休而不休焉一何幸哉公家近甸世有田園之樂年甫弱冠

即舍之而仕今則年屆古稀矣始得來歸以復其故業遂其初志徜徉樊圃之中偃仰林亭之上席落落之長松裊茸茸之豐草易朱絃以山濔代黃封以石泉享夫清閑和樂之適以償夫奔走叢脞之勞嘉時令節天朗氣清陟崇丘以引領立廣庭而延佇瞻天闕於紅雲紫氣之中仰宸居於太乙勾陳之上日擊而心存予固知公之心無一日而不在國也亦何以異於公疇昔之在朝而於其私家也哉古之君子不以遠近易其心不以豐約改其節公蓋有焉故予今為公記畧其景而

原其心

一樂堂記

天下之樂多矣而皆可以人力致人力可致則是人而非天非其至者也惟出於天而人力莫能與是之謂至樂樂而一於天則天下之樂皆莫能加之矣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斯樂也其出於天而為天下之至樂也歟大學生蕭珍廷玉名堂以一樂蓋有取於孟子之言也蕭故桐城世家代有顯宦至廷玉之尊甫雲章翁抱道不仕讀書秉義隱然名重鄉閭而其配汪氏孺人淑

德懿行與之儷美外嚴內慈家庭之間肅雍如也而廷玉之兄若弟如琮如瓚如理如璉亦皆崇孝愛尚禮讓敦本力穡不宦不商承顏順色朝夕左右未嘗暫違膝下惟廷玉績學泮宮亦匪朝伊夕可相見也今雖膺薦春官清成均而朝廷方隆孝治許歸寧養得以定省於晨昏亦無異於諸昆仲也每歲時伏臘及二人者初度之辰廷玉伯仲率其諸婦子姓咸在羅拜階下以次奉觴稱壽或起而舞或喜而歌歡慶醉飽愉愉怡怡一堂之間溫然如麗日之煦百草薰然如凱風之吹棘心藹

然如協氣嘉生之蒸為大和也是其為樂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蕭氏所以得天者夫豈人力之所能與哉雖然人生而有斯樂多在幼稚之時雖有之而不知其為樂也及其壯也猶間有之老則鮮矣人而幸有斯樂愛日之心及是時惟日不足可也蕭氏伯仲盍勉之哉廷玉將南歸進士何君至庶為之徵予記故書此授之俾廷玉歸以記其堂云

春暉堂記

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此唐人詩也噫為此詩

者其知事親之道乎夫夏日之赫曦秋日之燥烈皆不能有以育物也惟春之日也明麗冲融舒遲和煦萬物之生也自然發育暢達有不自知焉譬則在人親之於子鞠育愛護之無所不至其長日益而不知其長之所以益也將欲報之其道亡繇何以異寸草之於春暉也哉鄉進士潮陽楊時敏扁其奉親之堂曰春暉蓋取乎是詩之意也時敏邑名家子父曰雪泉先生先生早世鞠於母黃孺人孺人今春秋六十矣時敏自念行將游宦四方不能朝夕膝下也故取斯義以名堂今年隨計來

京師介其友
事親之道矣

記噫名斯堂者其亦知
訓欲人子之知年楊氏

之言欲人子之愛日者正以其年之易
邁也知其年而喜懼之則所以事之者惟日汲汲
焉庶幾足以報春暉之德矣哉雖然未也詩不云
予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則親之恩又不止於春暉
而已也雖天之廣大亦無以加之

慈壽堂記

堂在杭之海寧縣朱氏母太宜人所居之正寢也
太宜人姓蔣氏故尚寶司少卿永年公之夫人今

太僕寺丞禮之母備婦德而享遐齡邑人士即其
實以名其堂曰慈壽於戲至矣老氏三寶慈為之
光洪範五福壽居其首合慈壽二者於一人之身
德之大福之極人生而有此為人子而得其母如
此夫復何求哉於戲至矣成化龍集疆宇大淵獻
春王正月之望太宜人初設悅之辰也距其初度
至是蓋八十有一度矣太僕君廢於官守弗克稱
觴膝下先期請予記其堂寓歸以為太宜人壽且
將列楣間以示其後人予既畧記其所以名堂之
意復系之以詩詩曰

慈乎壽哉符高堂之偶太僕之母其德既有其年
孔父有堂渠渠佚老以娛衍衍于于笑語燕居
孫子衆多親賓日過式燕以歌受福不那奉此
春酒以祝以侑嗣歲恒久耄期再幼慈乎壽哉

忠孝堂記

忠孝堂者南京工部侍郎蕭公元衷事親之所也
夫事親孝也而必兼忘言之者何蓋忠孝二者人
道之大開始於移孝以爲忠忠既著矣於是藉之
以顯揚其親而吾之孝於是而益大蕭氏所以名
堂之意其在斯歟用故西昌世家侍郎公以進

士起家選屬天官歷官銀臺超拜少司空於

南京方其在天官時嘗以考最推恩封其尊府
恬養居士暨其母曾夫人及進秩銀臺又上章乞
以所當得誥移封所生在冬官時亦嘗一請告
還鄉寧覲其親鄉人父老咸以謂侍郎公生詩禮
家而能用其家庭之教以服官政於明時踐華陟
要克著勞勩以簡在帝心致有褒嘉之
命以顯其二親

天語溫淳命服赫奕俾其親不出閭里而享有爵
命之榮經所謂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之孝公蓋有

之矣然是孝也必本乎忠以致之於是乎相與歆
艷贊歎之不已而名其所居之堂以忠孝焉堂成
而扁以名有年矣今公有休致之命而其二親
固康疆如昔得以將老之年而奉其垂白之親始
也後老以爲忠終則歛忠以歸於孝忠孝之道可
謂兩盡矣堂以是名庶幾無愧矣乎詩不云乎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自茲以往公之子若孫凡登乎
斯堂者其尚服孝與忠相與承傳禪續於無窮哉
公之子刑部主事璵嘗以進士選翰林爲庶吉士
上命予教之習古文辭茲以公命請記於予故爲
之書

西山草堂記

東莞李濬文淵距其所居三舍許築室若干楹顏
曰西山草堂其友范震彥威以事來京師過予
求文將歸以畀文淵俾實諸壁以記焉夫古之人
講學之地謂之西山者予得二人焉皆世之大儒
也文淵豈聞其風而慕之也歟生乎今之世而慕
古之人其志趣遠矣其志趣也遠必其趨向也正
其趨向也正必其造詣也深不苟然也是雖未必
闢其門登其堂以躋其歲是亦聖賢之徒也夫或

曰草堂在文淵所居之西地號曰西園以名之非
慕蔡真二公之居而為之也予曰庸何傷夫有心
而必求不若無心而偶合感季之至也慕相如名
者氣節未必如相如而高臥南陽者志不在阿衡
而行事無不昭合焉若豈拘於慕傲之哉抑予聞
之後天卦位允居於西其體為澤兩澤相附麗有
悅澤之象君子體之以資講習焉文淵築室於斯
以為講習之所蓋取諸此乎彥威歸持子言以質
諸文淵苟有合焉將由此以入二君子之門登其
堂以躋其馘可幾也已不然尚因子言以加勉焉

是為記

立引堂記

古儋大姓符氏世居其鄉之大里里符氏之先在
勝國時曾受符印為守土官入國朝無仕者世
以耕稼為業環其居數十里間皆山菁谿洞其中
居民咸依焉以居永樂初符添慶者始率其人朝
闕庭

文皇帝嘉其功授宜倫縣丞以撫其人卒弟顯宗
嗣顯宗卒子應乾嗣會併宜倫縣入州改丞昌化
應乾無嗣弟元春援例襲其職元春之子寶早喪

子節應世其官以俊選入昌化縣屏為弟子員今
有司以克貢上春官既引赴 奉天門試中例該
陞進太學循資出身節歎曰環吾家村落之人恃
吾家以有生吾一旦名繫仕籍游宦中州吾之身
榮矣而此數十百家何所依乎今幸 朝廷有太
學生不願仕者 賜冠帶授散官之比盍歸乎哉
以終我父祖之惠乃以其情言於天官天官鄉為
請于朝 上曰如比節將歸謁予跪而言曰節自
幼有志世用潛心經史而專門於春秋初志固欲
出一奮以光大我宗祊也徒以祖父以來世官鄉

士節忝為宗子當嗣其職而為一方人所附立位
非其宗不為也二者不可得兼於是舍己之所業
以締先世之志基業或兩不失焉恒念自先考無
恙時為屋宇之計今 讀書之所他日仕歸將
為父老之計今 讀書之所

志未老而歸故里將終焉于其中伏請大人
生賜以一名上以述祖德下以示子孫以為不
朽之託非但荷氏一門有幸凡吾一方之山林草
木亦與有光焉予於節之大父元春有一面之雅
知其家世為評述名其堂曰世引蓋取儀禮時祭

嘏辭之語也既而節又請所以名之義予謂之曰
父子相繼爲一世引之爲言長也延也世世而引
之由一世而至于十百世自義率祖引而上之往
者日以過自仁率親引而下之來者日以續往者
如水之歸海愈積愈深來者如泉之出山愈出愈
有引之又引曰有終窮式節汝來前汝家歲時有
事於其先亦嘗聞工祝之嘏辭乎所謂承致多福
無疆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勿替引之者是即
予名堂之義也夫人生斯世不出即處不仕即農
養身躬稼播以爲養仕者必齒齒以爲榮今乃

乃父世不出其鄉居官而躬稼有官以爲榮有田
以爲養汝將有官矣而又舍之則其所以榮而養
者視前人有光矣汝尚益懋乃德進乃學延儒師
以教汝之子弟庶 聖化以率汝之毗庶使汝子
若孫若曾玄若雲來是則是倣敬承先志恪守世
業以勿失其榮名廢其恒業引而伸之延而長之
永永無替以供汝祖宗之祀事豈不韙歟節再拜
曰敢不服膺至訓以詒厥孫謀請持歸刻諸石寘
諸堂間以垂示久遠

瓊臺類稿卷之八終

瓊臺類稿卷之九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記 軒亭類樓居附

偏涼汀亭記

大行西來數千里環 帝都而東又數百里散一
支南出為平灤諸山灤河自塞外迤邐東南行入
平灤境始益大去灤州城北三里許灤山下是為
偏涼汀汀處眾山間據川流之匯山之列其旁者
若魯若若若紫金瓦嶺之屬參錯連亘狻猊踞而

龍蛇走其間林壑幽勝草木葱蒨水之經其下者
若漆若沮河之類下流胥會膏黛瀉而綺縠張其
間鳧鴈翔集鱗族潛泳是誠一郡之奇觀也昔人
鑿石通道因山建亭歲久而圯近時中貴人重為
脩築然未殫厥美也乃天順庚辰御馬監常公將
命道茲因舊加高下為闌門上為新亭規制宏
侈丹碧照映登臨眺望一目千里山若增而高水
若增而深與夫風景雲物之美咸若踴躍奮迅而
突出也知永平府事古相周侯晟按屬至斯慨然
嘆曰是不可以無紀乃以書走京師徵予記予

復之曰山川信美矣景物亦奇矣矚目之頃可以
盡得之奚用記為哉然有不可不知者蓋茲地在
古為孤竹國漢唐時皆屬內地不幸五代初始辱
於夷狄始終四百五十餘年當是時山川如故而
其人則質質焉忘其為華也久矣人倫日用之常
尚不可得而有况有所謂山水登臨之樂者哉幸
而我

高皇帝再造天地大正疆界茲地始復於古職方
氏今日二三君子得以於此因勝地以恣奇觀可
不知所自哉登斯亭也見行旅往來於此以車以

舟而無水陸之虞居民環處于此或田或漁而遂
生育之樂近而瞰乎城市宮寺屋宇衣冠文物如
此其盛遠而望乎邊徼城堞樓櫓烽堠關隘如此
其固若是者孰使之然歟要不可不之知也後之
人有事過此而登茲亭者其尚悠然而長思惻然
而深慮矣乎於是乎記

半山亭記

廬江縣治之西一舍許有山曰黃銅邑人丁氏世
居焉形勢迴抱風氣環合蓋一邑山川之勝處也
峯巒列峙中一峯巋然獨秀出於衆峯之表丁氏

之居正據其勝遠而望之蔚然深茂之中而棟宇
簷楹蔽虧於林木之間隱然為一鄉望也丁氏之
彥繼仁甫以為既有幽深之地以定其居止不可
無高明之所以廣其瞻眺爰於銅山之半稍南處
盤石之間占其形勝構以為亭扁之曰半山又曰
盛世逸樂環亭四顧萬景畢聚仰而山巔有龍王
之廟俯而林麓有居士之祠古木千章喬松萬本
有隄堰以灌溉有河流以演迤真人世勝境也繇
亭而上直抵山巔凡夫廬江之名山大川山若大
馬槽治父之類川若巢湖黃陂沙河之屬矚目

之頃皆可以一覽而無餘嗟乎居半山之間而享
全山之勝非徒得此一山之景而凡廬江一邑之
奇無不在焉又非徒得其一邑之奇而凡廬郡二
州五邑之勝無不盡焉丁氏世居于茲受其山川
風氣之全而專有一方之奇勝豈非居得其地邪
居得其地又能據其勝而享其樂丁君其亦可人
哉君名恕繼仁其字淳篤而坦夷鄉里稱為善人
蓋隱而有德者也其子鴻臚寺序班某介其姻地
官主事王克常求予記惟昔王文公以半山老人
自號而繼仁之名其亭偶有以合之蓋無心而冥

會也半山老人一生泊沒於聲名榮利之途迨其
晚年退居金陵始得半山而憇息焉豈若繼仁生
于山長于山出入起居昕夕周旋于林泉澗石之
中未嘗一日離也名曰半山而實得夫衆山形勝
之全其文章功業固不敢望古之人然其所居之
山之名偶與之同共山間所有若雲若霞若烟若
霏若水石若草木若花卉若鳥獸魚魚有天然之
趣有自然之景有適然之樂取之而不見其窮玩
之而不厭其煩用之而不知其虧蓋自幼而壯壯
而老無一日而不在茲山之中身居其半而目極

其全身其其實而心樂其適而又傳之子姓世世
無窮古之半一也。有是哉無是哉有與無不必
計姑烏之記俾子寓歸界繼仁勒於石而真諸
其亭之壁以遺其人

松軒記

增城曾君三省世居邑之槎岡隱居自樂平生於
物無所嗜好性獨好松所居樹松千百株構屋其
間扁曰松軒朝夕吟嘯其間歌曰松葉養養花

然不知天壤間物何者是以當此也君之著進士
吳君澮觀政京師每以語予未幾其子瑞來視
進士君因承君意以記見請予聞人各有所好而
其所好者徃徃皆其氣類之相似意趣之相孚者
不苟然也予雖未君識即其所好以想其為人意
者其人必稟受不偏超出群類如莊子所謂受命
獨青者歟禮以制心確然堅固如戴記所謂有心
者歟持守堅定不為物變如夫子所謂後凋者歟
不然何其於它物一無所好而於松烏獨好之篤
也如此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君之謂矣夫似

之斯好之好之斯樂之樂之之至則物我兩忘彼
此交喪物其我乎我其物乎混混然合而一之矣
不可得而知之矣君之於松也殆有得於此矣乎
不可知也請書此以為記進士君曰唯遂書之授
瑞歸以遺君真諸軒間 天順三年

梅軒記

即一物之微而可以觀世變之大者吾於梅有感
焉梅之為物著於書詠於詩雜見於騷人文士之
所賦詠然其初也不過用其實而已馴至於後世
始顯以華顯而實之用微矣嗚呼天下物豈獨梅

之不可兼得也而張氏得之是豈偶然而已哉夫
有其樂矣非得其壽亦不能以享其有也然榮於
身則悅於心悅於心則身體舒泰血氣和平而益
有以致夫壽考之徵也必矣是則榮者又所以致
壽也榮愈大則壽愈長予尚有望於主事君焉

同德堂記

山海蕭氏自吉之龍泉來戍於邊閉再世矣居然
遷謫中獨能乘時化居以致饒裕又能推其餘貲
惠其姻鄰以及夫過往之人山海當度遼孔道使
客往來無虛日入境而問其寓公長者居人必首

以蕭氏對蕭氏有諱

三于二位曰源字文

清德成而歛以隱仲曰顯字文明德成而用以仕
隱顯不同而其謹厚之性孝友之行仁恕之心渾
然如一人之身也尚書兵部主事東廣祁君致和
居守于茲嘉其伯仲同心以相成也題其所居曰
同德堂友人朱君誠叔聞而是之曰是不可以無
紀乃屬筆於予予惟古之創造者必有記記以述
其規制紀其歲月以示夫後之人今蕭氏茲堂乃
夫人居室之常規制無甚異而成之歲月不假閱
歷雖不書可也惟夫兄弟所以同德之故則不可

知其餘矣他日用於世幸毋易茲志生之仲凡戶
部君秉中予友也命予記其軒故書此以復之且
以致吾感云

林軒記

順邑之大羅鄉文溪之上蔚然衆木間有宅一區
曰林軒邑人黎君平叔栖息之處也文溪地宜木
水生其間者非一類有其材可為棟宇者可作舟
輿者可備器用者又有其實可供食茹者其華葉
可供觀玩者凡地之所宜無不有之君卧起軒者
履持杖循行衆木間縱橫周折隨其意之所如且

行且咏少倦則歸偃息軒中嗚嗚然作吟哦聲不
少輟既而洞開八窓憑闌四顧喟然嘆曰天地如
許之大而我栖息止於一軒一軒之寓止於一林
何其小也又自解曰我寓軒間軒寓林間林寓嶺
海間嶺海寓天地間天地寓大虛間由是觀之吾
軒亦豈小哉且不聞地之五土乎山林其一土也
又不聞造化之五行乎木其一行也木以成林而
我之軒居林間于焉以俯察地理以仰觀天文天
之生地之成作酸之味曲直之性積小以高大之
勢其樂豈下於古人哉古之人如孔子所植之檜

惠施所據之梧莊生所稱之椿吾之林有之伯夷
所食之薇屈子所紉之蘭商皓所茹之芝吾之林
有之王子猷所種之竹陶處士所採之菊林君復
所愛之梅吾之林有之以至楚頌之嘉樹蜀賦之
側生漢史之鉤醬吾之林亦皆有之然此之所有
皆一物之奇一事之用若夫南郭子綦聞大木百
圍之竅穴而有以見之夫調調之刁刁然庶幾齊乎
物歟慶梓齊以忘其枝體入山林以成見鏤庶幾
疑於神歟有虞氏居深山中以與木石居庶幾忘
乎我歟夫然是能以一而盡萬精其粗大其小而

會萬于一也哉君之子遲以進士舉來京師述君言請于為林軒記予不識君而觀遲之彥而有文立志高遠異時秀窮林而風聲聞四海者其在茲乎於是乎援筆廣君意為林軒記授遲歸書于軒之壁

省軒記

古崗鄜先生者隱居不仕於書無所不窺而於魯論取一言焉曰省既已存之於心察之於身驗之於事而猶以為未也乃大書揭所居之軒之楣曰省軒鄉人無老幼皆以省軒稱之先生亦自任曰

我者軒也嗟夫省之一言豈易能哉子曾子大賢也在聖門為高第弟子與顏子並稱天下儒者至今宗師之歷代天子廟祀之坐以配吾夫子萬世如一日也求其所以致茲者亦惟基於省之一言求其所以省者亦惟忠於人謀信於交友習其所傳三者而已豈甚高不可企及之事哉然而萬世之下求其人如曾子者邈不可得由是觀之省豈易能哉省不易能而先生乃偃然以省自任其志亦大矣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言距楊墨未必真能為聖人之事而其言如此必

其心知所向也向聖人則謂之聖人之徒也固宜
予聞先生少無宦情足跡希至於城府聞事之不
切於己者輒掩耳走避固未嘗為人謀而入之有
所謀猷亦未嘗即也家居養高未嘗越度嶺而北
踰揭陽而東泝滄江而西其所友者不出於邑里
之間固未嘗旁求而泛交天資近道師心為學默
契而偶通者則或有之矣固未嘗專門名家摳衣
趨隅以從人授受於斯三者不顯顯然以求鯁鯁
然以察顧敢以是自名居然而不疑而入亦信之
安然而不以為怪夫豈無其故哉吁有心而必求

不如無心而真合求之於其迹不若會之以其意
擬之以其似不若契之於其真先生所謂省者殆
近是歟先生子鄉貢進士文需選京師繪圖求
子為省軒記特筆此畀文寓歸以奉先生寘于軒
居之壁

博雅軒記

學不可不博博而雅焉斯為可尚羊城具永年氏
構軒以藏脩左右列書籍自六經以下史傳子集
凡世所有及力可致者無不咸在永年日居其間
蚤暮孜孜口誦心惟取凡古之聖賢格言至訓名

臣端士宏規懿範可師可法可為鑑戒者識之於
心體之於身行之於家而又豫蓄以為他日從政
之用若夫詭道悖德之談荒唐繆悠之說一切棄
置不復少寓目焉嗚呼其志可謂大矣嘗求工書
者書博雅二大字揭楯間今年為有司勸駕耒京
師介其姻林宗敬求予記予惟自有書契以來文
籍之存於世者日新月盛出則汗牛馬處則充棟
宇不為不多矣然而飭邪說文奸言齟字鬼瑣者
有之矣縱性情亂是非恣睢利岐者有之矣不法
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怪說甚至察而不急辯而無

用多事而寡功者有之矣劇目鉢心搯擢胃腎鍛
鍊於一字一語之間以為工巧取黃妃白神出鬼
沒聽之則固成章若可嘉要其歸宿則漠然無所
用於世者有之矣悖逆天理滅絕人倫肆為弘濶
勝大之說汗漫不經妖誕幻惑不言六合而言其
外不言當世而言世之未來者有之矣若是者大
之不可以理天下次之不可以理一家小之不可
以理一身縱無一不通無一不知奚以哉此君子
之學所以貴乎博博而尤貴乎雅也是故道陰陽
之書莫雅乎易彼京房焦贛之災異非雅也紀政

事之典莫雅乎書彼汲冢竹書之竒怪非雅也理
性情之辭莫雅乎詩彼風雲月露之蕪穢非雅也
正名分之史莫雅乎春秋彼擊排冒沒之偏黨非
雅也謹節文之儀莫雅乎禮彼委巷綿蕞之駁雜
非雅也是五者雅正之經也傳之萬世而可行行
之無弊者也其他如儒先之駕說史氏之紀載詩
人之詠歌亦或有爾雅者焉於此乎博而求之求
而擇之擇而服之以為身心家國之助斯不亦尤
可尚乎哉

稽古軒記

天地有初也生民有初也凡天下之萬事萬物亦
莫不有初也自吾有生之前以邈夫天地生民事
物有初之始皆古也今時所謂古乃昔時之今非
物有古今也時焉而已昔文公先生作小學書以
教萬世始於立教繼以明倫敬身而終於稽古蓋
歷傳記接見聞紀述古人之嘉言善行以實前言
也人生八歲入小學則以是教之所以端其趨向
廣其見聞而示之以法則也海南節使周遠士毅
自幼開敏異常方入小學時從師讀文公是書則
慨然興起知所嚮往稍長嗣祖職以僉衛事公暇

輒親近儒生購求書籍度于軒窓之中時會師友
以諱闕焉扁其軒曰稽古蓋有取文公立教之意
也以予鄉先達與厥祖廣平公為夙契世有通家
之好求予文為記予惟稽古之言始見于虞書之
堯典舜親授受于堯僅再世也虞廷史臣述堯之
事遽以稽古為言由是觀之所謂古也者非必閔
世久遠也則雖父子易世之間咸可謂之古矣雖
然古豈易稽哉昔秦述君解堯典粵若稽古殆三
萬言自堯至舜一代尚然况生千載之下而欲考
千百載以上之事世久遠邈典籍浩繁欲一一

以盡之非窮晝夜竭心思耳目之力一息不容少
懈者豈易能哉是以古人有近思切己之說焉士
毅出自武胄食世祿以為武官所業者武事所聯
比者武將所統馭者武卒近而思之切于己者尤
在武焉予願士毅公退之餘涉獵討論之際遠歷
乎傳記近接乎見聞以求古人之嘉言善行究諸
心而服行之無數焉古人嘉言有所謂委質為臣
無有二心也食人之祿則死人之事也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也貴謀而賤戰必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也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
吾有所不可攻也古人善行有所謂悅禮樂而敦
詩書者與士卒同甘苦者以全取勝先計而後戰
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
而不忘俎豆者湯佚簡易寬小過而總大綱者擇
古人言行而取之以為吾身今日之用雖聖賢切
問近思之學不外是矣豈但一武將之事而已士
毅勉乎哉毋徒慕其名而必既其實也誠如是予
知廣平公於九原之下聞其孫能稽古論以服行
之又聞予以言而獎勵之地下有靈殆將粲然而

撫掌矣乎於是乎記

清風樓記

清風樓在蕪湖縣治之北俯瞰大江乃前御史黃
公用遜所居也其地舊名騶磯宋人嘗建驛置於
此成化初元邑令陳侯源始于此立鳩磯劉夫人
行祠祀三國吳大帝妃越若干年星沙劉侯廷式
以進士來知縣事於祠前隙地構樓四楹取東坡
清風閣記之意名之功未就緒召入內臺而東廣
林侯世遠繼其後乃落成之樓蓋為黃公建也而
名之以清風者豈非以公之平生風度澄澈而有

似風之行水平天風無往而不在於水也充為清
焉 萬里長江之濱搆為高虛之居縱目以為
廣大之觀虜身既高寓目斯遠當夫天朗氣清之
時長天無雲一碧千里清風徐來微濤蹙而成紋
旋流迴而成渦甚波澄而徹底真天下之奇觀也
亦天下之真趣也天光雲影徘徊上下紆徐演漾
以汎之軒窓欄楯帷幔之中出入懷袖披拂衣巾
透徹於曾牖毛竅之間無一點塵濁氣水既清矣
風亦清焉矧樓居主人稟乾坤清氣擺脫乎塵氛
埃壒之外清風高節慕尚古人而一時宦寓凡為

創建及游從者何者而非清高絕俗之士哉夫江
自岷山而下至此萬里矣放乎虛空掉乎無垠而
聚此江滸尋丈之樓矚目之頃而風水之極觀於
是乎備方公年少時乘長風破巨浪縱其所如一
日千里所至人仰望其風裁蓋凜凜然中年以來
收其湖海之氣於此一樓之間風力劣於前而目
力則優矣風聲雖不遠而受用則無盡藏矣以此
較彼畧亦相當雖然與其得彼也寧得此予指日
南歸道于湖方將登公之樓以挹長江之清而共
享此快哉之風尚期相與賦之

甘棠遺愛圖記

甘棠遺愛圖者廣右士大夫為左布政使三山黃公作也昔者召公循行南國觀省風俗或爰甘棠之下以決政事既去而人思之不忘見其所爰之樹如見其人故形於歌詠以思慕之今公總廣右之大藩也其所以循行觀省其事殆有難於召公者何也按樂記論武樂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召公為伯在武王時也當是時武王既已克商散馬放剡藏其車甲倒載干戈包以虎皮而不復用且又承文王之化風氣厚而人心古其政易

施其化易行其所以撫而治之者又皆中州華夏之人也公自浙省廉憲以往治于桂適當峒氓梗化之後馭者不得其道相挺而起延蔓八郡之間民之父母妻子蓋有不得相保者矣軍旅日興十室而九空歲無寧月公至適丁其時毅然以靖寇安民為已任凡利害所繫革者次第就緒峒氓聞風徃徃革心嚮化公所至處民携老扶幼聚迎拜送雖未必真有甘棠之陰以憇息焉然其所至布德施惠善者有所恃而惡者不敢縱遂使三千里之地八郡兩江之民夷咸如在重陰廣蔭之下

方受蘊隆炎蒸之酷厚負重傷忽得息肩弛擔於
清和涼爽之地以見其父母事子然嗚呼其視召
公暫芟甘棠之下其勞逸久近難易何如哉公去
桂入朝為都御史桂之士大夫作此圖為文賦
詩以送公行且題之以是名既有年矣公由都憲
轉天官少宰公鄉人翰林修撰林君亨大徵予記
之惟天地間凡物皆有壞不壞者人心之天耳心
形於言言成章而為詩文人心之天其在兩間者
雖未嘗一日而或泯然其所以寓則在人心焉心
繫乎身身有存亡心之在人者亦隨人之身而存

闌而倦則據石而坐草泛羽觴於曲水中一觴一
詠以樂其自然之天自幼而壯壯而老無一日而
不樂其間其樂可謂長也已矣非但自樂其樂而
又以是樂傳之子若孫若曾若玄百千萬年無有
窮矣乃摠名之曰長樂居豈不名稱其實哉君之
家子冕為有司勸駕來京師乃持君所自述者
求予文為長樂居記予與君同生海隅同為庠生
予出仕而君歸隱今俱白首矣凡予之所成就者
他人視之固若有大可樂者然以已視之恒見其
憂而未見其所以樂焉王君之志雖不克大行於

天下而其所以安于一家充于一鄉者則固優游而有餘寬綽而不拘從容而自如舉目之間移步之頃何者而非其樂然不徒樂而且至于長焉樂乎哉王君足不出乎州里夢不至乎市朝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親屬于斯死葬祭于斯禮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而諺亦云人從生處樂王君歛其所以不用天下之志而用之於一家一鄉聚景以成趣即趣以生樂此其樂所以生生不已而至於長哉予不久歸老于鄉行將訪君之居而即其所以樂者而共樂之君其肯分予以半席否

冰玉樓記

玉山為縣當江浙之交今為江以西之東境越山而東即浙東地凡朝廷遣使暨中州燕趙秦晉鄭宋兩淮吳會之人有事刑楚閩廣者必道焉距縣治東二里而近往來齊渡處曰東洋昔人於此絙舟為梁歲久而壞行者病之天順庚辰青溪方侯中以進士來尹茲邑凡邑之廢墜次第脩舉以為造舟梁以利涉尤仁政所當務者首諭義民捐貲市財俾縣丞晏某董其役不踰月而告成舊用舟八今則增以十矣明年又因梁西之廢亭故址

建為重樓名之曰冰玉間以書走 京師徵予記
嗟乎名樓之意豈非摘昔人詩句所謂冰為漢玉
為山者乎一元胚暉氣化形成融而川流峙而山
呈山結秀而生玉水凝清以成冰是王者山所結
而冰者水之凝也而反以其所生者以名其所自
生豈無意哉蓋玉生於山也而堅於山冰生於水
也而寒於水山馬而名以玉水馬而擬以冰則其
山川之為山川可知已山川無處無之而是邑獨
以是擅名於天下則固有以異於他所矣古詩人
以是而擬諸形容今侯有取焉以名其樓其意蓋

有在也昔之人喻人之操則曰冰比人之德則曰
玉其為人也如水之清如玉之潤則其人可想矣
侯無乃以是自况乎哉抑將有所期待乎我後之
人適茲邑渡茲橋登茲樓以眺望覽峰巒之秀潤
挹溪流之清瑩不徒羨美其山川且將有以慨想
其人矣乎於是為記

栢軒記

天地生物人為大其次動物又其次植物物固莫
靈於人也而世人之於物往往深愛而篤好之甚
至假以為號取以自况豈至靈之人顧不如物哉

蓋人物均得天地之氣以有生人得其全物得其
偏偏則專專則一就其一之所極而全者或反不
之如也取象偏以以成其全則全者益至焉故古
之人於物若蘭於靈均菊於靖節蓮於濂溪一草
一木非能加於二三子所得夫天地之純全者也
蓋各取其一節焉耳鄉友潘進士克寬之凡克某
平生於世味少嗜好獨於栢愛之甚於聲色構為
小軒環植栢樹坐卧飲食笑語談咏莫不在其間
偃然以栢軒自名人亦以栢軒呼之栢哉栢哉何
取於栢也栢受命在青君 似之栢有心君禮

似之栢後凋君志操似之栢材大君宜於世用
似之葉可餌君利濟似之子可藝君德馨播聞似
之似之故取之取之所以成其德德成斯又久斯
安安斯樂與之合而一矣人邪物邪孰偏孰全其
一物邪其二物邪吾不得而知也進士君為其兄
求記予故為之云云

雲軒記

山東齋司批驗大使朱珍公澤顏其居曰雲軒因
以自號蓋有取乎晉陶靖節歸去來辭所謂雲無
心而出岫之意也嗟乎人惟無心然後能應彼有

心者先橫一物於胸中其未出也豫期於將然之
先其既出也取必於已然之際卒之期者未必如
所期必者不能如所必至於狼狽而歸者多矣此
無他私心害之也蓋觀諸雲乎觸石而出膚寸而
合瀰漫乎虛空之間山林之衝草木之岑蔚似砲
車者似赤烏者似擘絮者似車蓋者似金柯玉葉
者似白衣蒼狗者油然而作奇形詭狀躄態不一
霈然而雨天下澤萬物何嘗有心乎哉雖然奚止
於雲天地之大亦無心而成化也聖賢法天時以
屈伸時行則行焉嗚呼物豈獨雲哉而陶子顛顛

歸之蓋因其偶然之見以寓其悠然之意焉耳公
澤摘是名軒亦不可謂無所見也予聞公澤少無
宦情偶為公府所辟遂循資以得今官蓋庶幾所
謂無心者則取無心之物以為軒名以為已號不
亦宜乎今年考滿來京師持予鄉人醒司知事
馮君書求記於是乎書

攬臺類彙卷之十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記 齋庵類 溪林等附

橘齋記

植物見取於騷經如蘭蕙菌桂離芷杜蘅之類因亦多矣然往往因事及之雜見於篇章之間以寓其比興之義未有專以名篇而特為稱述者也惟橘也則有頌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先王以告成功於神明者也有非他篇章可比靈均之於橘其

推重之也如此則橘之為物可知也已予亡友劉
文羽之弟曰傳字文輔世其家學醫者也以橘名
其所居之齋兩京公卿大夫士咸為賦詩今又求
記於予予觀文輔所以名其齋及諸公諷詠之意
不過取蘇耽橘井之事焉耳今夫綠葉素榮剌刺
刺果今之橘即古之橘也有人於此摘其葉汲井
水以飲夫遘疾之人果能取效乎哉吾知其決不
能也不能取效而後之人猶且效之何也雖然古
方有之其膚之青者可以消食破積膚之紅者可
以益氣利肺然亦千八十二種中之一二耳果

以道學之學也如真決子能也不能盡藥之
以而藥之入身其效如取法獨又何也予欲明文
之於世其恆心如橘之深固壹志可也專其世業
如橘之受命不遷可也自體不失其吾體疾之心
與藥其無求其吾藥之志歟不寧惟居又必其
色尚白以之夫道者貴謙以著其文反其至也
則雖行可師長如伯夷東德無私奉天地亦可以
馴而至矣予也夫似願成并謝與之長交而不敢
貳焉夫然則醫而造於儒不徒技矣夫文輔念之哉

是為記

潛齋記

予友車部大夫陽君謙亨嘗過予謂曰吾之同憲友蕭尚徽氏吉之白沙著姓自幼有志問學嘗以所業尚書試於有司輒不利既而鄂之屬邑蕪圻邑大夫聞其名以經明行脩薦為邑文學起至京師適有暫止之例遂不果用居久之惓然動歸思聞吾與先生交好俾代徵言記其所自號潛齋者幸終惠之予聞古之作記者記其規制及其歲月始末也姑以其義言之可乎夫潛之時義大矣

時潛而潛則其潛也不終於潛潛而不終於潛則其潛也乃所以為不潛之地也是故伊尹潛於莘野矣而不能潛於幣聘之時傳說潛于版築矣而不能潛於形求之日以至呂望之潛渭濱及乎後車之載則亦不能終於潛也是則潛也時也不終於潛也亦時也聖賢之出處初何容心哉亦時而已雖然豈惟人哉而陰陽物理莫不皆然日潛于夜至於旦晝則不能潛矣月潛于晦至於弦望則不能潛矣雷霆潛于秋冬至於春夏則不能潛矣與夫龍潛于淵虫潛于蟄一旦祁祁之氣興號

號之聲起其能終潛乎是則時也者大而陰陽不能外之小而昆虫不能外之則夫人之用舍進退豈能外之而有為哉今蕭尚徽氏以潛名其齋蓋知時之道矣乎然此特時之潛耳非所謂心之潛也蓋身則有時而潛有時而不潛而心則無一時而可不潛也潛之時固潛也不潛之時亦潛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不以隱顯而殊不以古今而異不以聖愚而間必如是然後合內外一體用而有以為聖賢之歸尚徽氏其勉之哉

進學齋記

潁州貳守清源高君之冢嗣曰昕君嘗名其讀書之所曰進學齋今年春昕侍君來京師謁予文以為記嗟乎進之一言為學之方盡於此矣予尚奚言哉雖為之言豈能外於此哉然不知生之所謂學果何學也所以進之者果何以用其功也苟徒以誦習古人之糟粕為學則生固知之矣不必更求其說於予也生侍親宦游南北有日矣請即生所見者以為生喻生閩產也自閩至燕其道路以里計者殆將萬焉其所經之郡若邑不下百十焉或舟以浮或車以載其所以為濟行之具者凡

不知其幾易為其途中之所有身之所履而目之
所見者山川之流峙都邑之形勝闡闡之輳集舟
車之交互往來而不已者不可以一二數焉陸有
岐徑水有支流或之南東或之北西者又不止於
一焉地如此其遠也履歷如此其久且艱也所見
如此其廣也水陸之塗如此其多岐而可以旁通
也今生之來也不中止焉不他適焉而必至於燕
者豈不以 京師之所在乎使生不由乎履歷不
假乎舟車其能至乎此乎今日行之明日止焉其
能至乎此乎無也 京師者譬則聖人之道也歷

履經行所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岐徑支流一技
之能異端之學也生之進學誠如生之來 京師
行而不已必至其至焉立志之堅定積累之非一
日聞見之廣且遠而又不惑於他岐不安於小成
則學之至於道也不難矣敢以是為生記或曰生
之於學也特欲講習討論而已子以聖人之道語
之豈所謂不凌節而施乎嗚呼學所以學為人也
人必如聖人斯能盡人道聖人人也我亦人也以
人學人何不可之有或者退因書以遺生俾其實
諸齋壁朝夕玩焉

一齋記

天向一中分造化一者數之始萬化之原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神得之以靈谷得之以盈萬物得之以生王侯得之以為天下貞一之特義大矣哉羊城林弁宗敬以一名其齋命予記之嗚呼其知約也哉二而四四而八極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易之數也參而三究而九極於六千五百六十一者範之數也何者不原於一乎是一也在天為大極在理為誠在學者則謂之敬焉程子曰主一之謂敬敬也者一心之妙用萬事之本根聖

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宗敬以是名齋其有所授乎雖然涵養固在於敬進學則在致知苟不能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而欲徑造夫至一之理幾何不流於象山偏廢之學哉宗敬勉焉其所以涵養之要進脩之學則南軒主一之銘晦菴敬齋之箴在反而求之有餘師矣毋俟他求

宜菴記

菴以宜名豈非以其人哉蓋以斯人也居斯室也迹其平生所言所行必皆合其宜而無不宜焉者然後稱斯名焉否則不宜斯須居乎此也貴溪有

隱君子曰邵公韞銓平生嗜義甚於人之嗜利然其處已待人一揆諸義可否而已利不利不問也噫以斯人而居于此庶幾克稱矣乎予不識公而與公之子大行人司正震交司正君奉命使交南臨行過予求記其所謂宜菴者嗟乎天地間道理最大者二仁與義而已矣上焉而配乎天之陰陽下焉而配乎地之剛柔是為三才民生兩間而於斯二者有一焉則不忝乎其為人矣然其為器重其為道遠其為數多方而殊塗如泛溟渤者茫無津涯必有所從至之潢至 京師者岐徑孔多

有所由達之塗愛也者至仁之潢也宜也者達義之塗也是故善為仁義者必自愛與宜始而善為仁者又必自義始是蓋溯流而之源積小以成其大孔子之義之與出子思之時措之宜孟子之集義皆由此塗出也邵公有見於此而以名其菴且以為號不敢當乎仁而降以義又不敢當乎義而易以宜是蓋自處以卑有其實而不敢有其名也然公雖不有其名而朝廷則旌為義民矣又以子貴 勅封如其官矣然則公欲逃其名得乎實之不能逃其名如形之不能離其影也矧公平生

所為無非義者然義之根實仁之形焉如捐粟義也而其實則欲濟民非仁乎觀此一事則公不徒義而且仁可見矣以斯人而居斯菴孰云不宜而予為之記也亦宜矣

訥菴記

廣海節使周君旻名其退息之處曰訥菴徵予記且曰頭有以勗焉者夫古之為將者三令五申惟恐其言之不詳且悉也而莫用訥為蓋訥之為言遲鈍之謂也遲鈍非不言也言若不出諸口也蓋天下之事往往成於不言而敗於多口多而至

利甚則覆人之邦家可不慎歟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木訥近仁而史臣之贊李廣亦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所謂不言者亦訥之云也廣之為將如此豈非百世之師歟予嘗觀古之將有馮異之不伐王渾之爭功不伐訥者也爭功辯者也其在當時明勝負之理伸彼已之情訥固不如辯要之成功於一時流芳於百代君子則予其訥而不予其辯由是觀之得失豈不瞭然明哉周君生長武胄自幼從儒者師習周公孔子之言弱冠始承世澤秉麾節甚得時譽當嶺海多事之

秋屢效勞動而又能折節讀書的然有以知其病
之所在而取訥之一言以自儆省其於聖人訥言
近仁之旨始有契哉雖然聖人之言為衆人言也
廣之為將豈非後世為將者之楷範哉必不伐如
異而以渾之爭功為戒則廣之風庶乎可以歧而
及之矣君乎其尚服膺聖人敏行近仁之語以廣
為法必如異而不如渾庶幾起居庵中毋愧乎其
楣間之扁則予之為此記也不為失言於是乎書
以記諸其壁

素庵記

溫之樂清山治之西有招提曰白鶴相傳乃晉張
文君脩鍊之地有儆上人者幼嘗掛搭於斯後主
鴈蕩之靈不尋歸舊居於白鶴寺之東構一庵
扁之曰素其鄉人陳用文來京師其記其所
謂素庵者其魯公丹桓公宮臧文仲山節藻枕吾
聖人尚且譏之蓋以禮有一定之制不可得而踰
也而浮屠法大率以侈大為宗其見於其經者動
以金玉珍珠琉璃車渠琥珀瑪瑙為言而世之奉
之者又盛為之宮室像設往往飾以金銀塗以彫
碧如是而謂之莊嚴不極不止而為其徒者則又

華居盛館錦衣玉食所以自奉者雖王侯或莫之
如豈其教固當如是耶抑效習成風而不自知其
非邪今儆上人獨能拔出等倫而以素名其庵可
謂難也已矣我夫筦簞之用非不安也而藁鞣之
爲貴黻黼之飾非不華也而疏布之爲貴爛熟之
薦非不美也而腥魚之爲貴酒有五齊必貴明水
味有六和必貴大羹樂有五聲十二律而清廟之
瑟必貴乎朱弦而疏越誠以文不如質質者文之
本也天下之色有青有黃有赤有黑何者而不本
於素乎儆上人求爲記不於其徒而於予予不習

彼之所謂教姑即禮以記之

竹坡記

竹之爲物取象於易任土貢於書播詠歌於詩具
儀物聲音之制於禮樂植物之見錄於經也莫備
焉是以大雅君子寓志於物者恒有取於斯安成
吳先生掌教南離時齋居之旁有積土若坡然坡
之上有竹十數竿散陰覆軒墀間先生退自彛倫
堂諸生執經問難者日造齋下憇竹之陰以俟先
生之誨當天日清明之時清風徐來綠陰滿庭先
生布席於茲橫經其前諸生鴈行立以序進而質

所疑讀易者以蒼筤問讀書者以籜蕩菌籟問讀
詩者以菁菁翟翟之義問讀禮者以箭筠芴本管
籥簫箏簧之類問先生一一答之盡其詳諸生克克
然各有所得也乃揖而退先生語侍者曰向者之
問殆有啓於吾心矣乎吾平生於物百無好也獨
於竹焉嗜之又翹義理之悅我心六經者義理之
所自出也而竹之用備焉吾之所以取於竹正以
是耳向者之問非徒啓於吾心殆有所契矣乎小
子識之於是以竹坡二字揭諸齋居之楣因以
自號焉明日先生聞而嘆曰先生六經之宗師天

下學者所取正焉者也本六經以取竹一洗晉唐
以來詞人墨客之陋其諸異乎人之愛之歟自是
相率咸以竹坡先生稱先生焉未幾朝廷以纂
脩事召先生來史館予忝在執筆之末先生間以
語予且曰竹無處無之南離吾不復往矣兒子輩
知吾所愛在此也乃於家居壺丘之東營齋居築
土坡植脩竹與南離等以待吾之歸老也幸子為
我記之予不敢以弗文辭因次第先生與諸弟子
答問以為竹坡記俾天下後世知以六經取竹者
自先生始

栢庭記

增城有隱居之士廖其姓植栢滿庭日哦其間客至則曰子姑去毋溷吾吟思徐徐于于樂以忘憂亦猶崔丞之於松也客有來京師舉其事語予者請優劣之予曰廖君則優矣客曰何也予曰君隱者也不事事而自適其適宜矣彼食君祿佐其長以牧其民顧乃窮日力以吟哦漫不可否事自爲計得矣如民何是則君爲優矣客拜曰先生之言韙矣敢請一言以記其所謂栢庭者可乎予曰古人所謂記者所以載其建置之規制紀其歲月

之始末今廖君植數栢於庭除之間非有規制可載歲月可紀也焉用記爲哉子意不過欲推明其志操之所在而已君乎得無欲厲其堅貞之節以守其歲寒之操矣乎若然可謂有得也已矣彼其百花之艷治衆木之敷榮非不可愛也人皆競之而君獨不之取焉謂非有所得不可也然則何得乎禮不云乎禮之在人如松栢之有心也志其在此歟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操其在此歟請以是記之如何客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先生之謂也請書之遂次第其與客言者以

爲栢庭記廖君名某所謂客者其甥太學生顧華也

樵林記

廣之增城甘泉里有故家曰湛氏湛之賢者曰江字宗遠宗遠有別業在上游村依山以居日以樵採爲業因以樵林自號間以書抵京師俾其姻友伍某求記於予予惟古之賢者往往混迹漁樵中非真漁樵也唐人詠漁翁謂其取適非取於魚竊意宗遠之於樵亦不過取適而已豈真欲薪哉惟其不在樵故自視爲樵使其真執柯以伐木

擔以荷薪則是真樵矣豈歎歎然以向人自謂我樵哉古之君子其所存也恒大其自處也恒卑太公自處以釣伊尹自處以耕傳說自處以版築竊戚自處以飯牛是故方其自處也雖卑一旦遇時而自奮也脫乎泥塗之間奮乎雲霄之上始終若二人焉彼我夸毗之子高自標榜仕者自許以稷契隱者自謂爲巢由其所處非不高且大也及考其所存曾屠沽盜賊之不若嗚呼君子於此果誰取乎因其名即信其迹乎抑由其迹以考其所存乎夫人莫不各有所適也得適其適則萬物不奸

其心天下不易其樂高之爲務光不知萬乘之爲貴次之爲嚴光不知帝位之可慕此無他適其適也彼之垂紳正笏乘肥衣輕固適其適也我之耕山釣水亦得於一適而已矣易之則戚焉予意宗遠之於樵亦若是矣乎苟非適所適特持是名以自文以待後車之載弊帛之聘則是釣名而已非所以論適也宗遠博樸人也決不如是是以爲之記

雪筠記

南海豐林鄺昱時裕客 京師介予友林宗敬

予記所謂雪筠者且言其平生於物無所好獨於竹深嗜而酷愛之而於雪猶竹也因取以自號予惟嶺南固多美竹而雪則非其地所有者今時裕兼取而並言之豈亦有見於古人觀物之學心其理而不泥其迹者歟古之人有愛竹者曰王子猷其居吳時每聞士大夫家有佳竹徑造其下諷嘯久之及主人出延則不顧而去暨其在剡雪夜乘興泛輕舟訪戴安道既造其門興盡遽返方其諷嘯之時不必有雪也乘興之頃不必有竹也然而以一人之心愛可以見二物之趣同得其一則其

理固以均寓於其中矣政不必兼而有之也彼方
外士有爲雪齋者乃灑粉於草木之上以象飛雪
之集則是有見於目無得於心也然則所謂見者
豈真見哉時裕向之居越環所居皆竹固見竹不
見雪也今而北游幽燕當盛寒之時寓多雪之地
則又見雪而不見竹焉夫不拘於迹而惟理趣之
求假異以會同因此而得彼非真有見者不能也
噫見所見於無見之境非獨有所見且亦有所得
矣予故不辭而爲之記云

筠莊記

瓊城之北有大族曰曾氏曾氏之老曰伯崇翁翁
敦德樂善性無所嗜好惟於竹酷愛焉環其居數
畝不他植猗猗然左右前後皆竹也監察御史致
仕唐公汝濟嘗過而題之曰筠莊唐公既已去世
而翁今春秋亦六十有四矣未有爲之記者以濬
其鄉人子弟也屢以書來 京師徵記且曰子以
文學遭際 盛時官館閣凡天下之求文者皆輻
輳於子况吾鄉人之老者又子之執友乎吾莊之
記子毋庸辭濬得書閱畢泣而言曰公與先君子
同生乙亥年而先君棄不肖孤今三十二年矣平

生故人存者無幾其同年生而相厚者今惟公一
人在濬兄弟視公如父雖委之以力不任之事尚
不敢不盡其心况鉛槧之末素謬爲衆所推者乎
第恐寡昧言不足以達意無以副公命耳遂強成
之夫天地間植物根而榦榦而枝而柯而條而葉
大率相似惟竹獨與他物不類亦猶君子在衆人
間爲獨異耳古人稱之爲君子良以是夫環公之
居森森玉立堅勁而有節虛直而無心或潤澤而
有文或踈通而不俗何君子之多也孔子曰魯無
君子者斯焉取斯信哉吾知公之起居食息吟嘯

歌詠左挹其袂右拍其肩前瞻而後顧無非君子
人也雖以齊之稷下漢之汝穎晉之會稽不是過
焉爲公子若孫者生君子之林薰君子之德如麻
生於蓬然殆將皆爲君子之歸乎濬家距公莊所
不三四里異時蒙 聖恩得 賜告歸覲故鄉行
當撰杖屨從公後以觀所謂君子者尚能爲公賦
之姑先此以記

愛竹居記

古之人以竹爲用至沒世始以竹爲玩焉自黃帝
命伶倫取竹於嶰谷以爲律呂虞庭之韶笙簧與

焉至周則竹之用備矣或以爲簡或以爲笏或以爲籟無非以爲用也漢魏以來猶然晉世始以風流相尚不事實用於是有竹林之遊然猶未聞有愛之者愛之者實權輿於王子猷自是厥後騷人達士聞風相尚取以爲號用以比德慕其虛者有之尚其節者有之而愛之者益多矣廬陵劉君隱居不仕他無所好性酷愛竹環其所居間植竹數百竿命其里曰金竹至其孫章不忘先祖之所好因自扁其所居之室曰愛竹蓋以先祖手澤所存非若晉人之愛也昔蘓長公有云醉翁樂處草木

皆可敬夫慕其人者於其所行之處一草一木尚且加敬之矧爲其後而於其先人之所親植者乎章之愛竹也宜矣公之敬草木者尊其師也章之愛竹者念其祖也於師也則敬之於祖也則愛之愛之仁也敬之義也然則章之愛是竹也其亦出天理民彝之不容已者乎章之季父郡博先生掌教吾郡今來京師命予爲記故不辭而爲之云

雲巖記

嘉禾楊霖時望別號雲巖隨所寓輒大書揭諸座右寓所志也今年春以邑庠生膺貢來京師介

其友姜君用貞謁余求繹其義以爲記惟雲之義見於易也不一而屯與需爲尤著蓋二卦之悔皆坎坎水象也在上則爲雲在下則爲雨雲也者雨之未成者也雨未成則其澤未能以下濡揚君處庠序通經術學成而未克以施之於時是亦雲之類也意者君之志在於斯乎在屯初九之盤桓志有往以行其正需初九之于郊志有待而安其常蓋君子之志雖在於濟時之屯而亦不能不需於時之至亦猶雲之在天油然作之固將行施以雨天下澤萬物然必待陰陽和洽之時雷雨動盈之

候而後濡然作解也是以君子之或出或處各有其時時未至不能先時既至不能後畜極而通從龍以起應開先之機蘇大旱之望會有其時也君顧於易名霖而自號以雲蓋知此義矣尚其他勉之以俟其時之自至于作賦文皆因姜君之請強繹其義而爲記俾勗君書而實諾大字之旁庶幾其所以爲號之義相以少白焉

才墩記

墩高丈餘去郡城東半舍許潁川陳君所築以樹桐者也君之言曰吾性嗜琴每艱得器之良者而

琴之材非桐不利而桐又必石生者始佳生石矣
未必面陽背陰材不良故器不完器不完故聲不
揚此琴所以往往失古人之意也然瓊地素不宜
桐間有之多生於平壙之野積陰之地吾用是擇
勝於陽明之郊加石於積土之巔樹桐十數本庶
幾後數十年得其孫枝以用於琴或可由此以得
古人制樂之初意乎然非獨已用也凡吾之子弟
吾之族姻吾之交游吾之鄉邑吾之後人苟有志
於古音者占於此取材焉可也間筆其言命予記
之予以丁卯之秋與君別隨計之 京是時墩未

培桐未樹也歲辛未來歸僅五春秋再踵君堂則
已蘄然以高森然可把矣以往觀來不出十年其
材皆中於琴耶數百年不完之音殆於此復振耶
絃誦之聲將由是注洋乎四海之間而旁洽遠邇
耶異日士大夫間有以琴而追蹤古人者必君也
雖然為十年之計者樹以木為百年之計者樹以
德木云乎哉君子同志友也名微允諧其字世為
瓊人連試于有司不利今貢于春官云

南溪小隱記

東莞陳景輝氏世居其邑之圓沙面礮築室以為

藏脩之所或顏之曰南溪小隱間以事至京師
介其友某徵予記因詰之曰古所謂隱士者非伏
其身而弗見也閉其言而弗出也藏其知而弗發
也時命大繆也今君生明盛之朝文獻之邦詩
禮之族身際其可可以見也言當其可可以出也
知適其可可以發也時與命兼通非若昔人之大
繆不然所以興事造業以立反一無迹之基茲其
時也顧乃深根寧極與遠人棄世者同流何待而
隱歟景輝曰不然某非有待而隱盖有賴而隱也
使某生也非其時處非其地出非其族方且膠膠

擾擾之不暇衆械箝其口百憂嬰其心一拙手而
有術揚接褶也一舉足而有機穿坑塹也叫囂之
聲日盈乎耳驅逐之役日勞乎形鷄犬不得寧也
室家不得有也雖欲少憇以斯須焉不可得也尚
何所賴以隱乎是則古人之隱有待而隱也某之
隱有賴而隱也此所以有小大之別也乎予聞其
言歎其遭際之盛而喜其識趣之卓也乃筆其言
而記之曰溪之原。乎某所又若干里至圓沙景
輝之室在焉室前則溪也是謂南溪小隱之云以
所居者山林異乎市朝之隱之大也景輝名章故

約軒先生某某其父今憲化大尹景庸其弟也

蒙溪清隱記

滇南有隱士潘其姓某某名者家有別業名曰蒙溪因以蒙溪清隱自號客有萬里來京師代求其記於翰林者特以屬予予詰之曰古之人隱於溪者多矣潘君之意果何慕乎唐人之竹溪隱於酒者也其意或在一定歟客曰此茂棄禮法之為也非端人莊士之道也讀書好禮豈屑為是哉晉人之武陵溪隱於僊者也意取諸此歟曰此荒唐繆悠之說也非人倫日用之常君信道明誼豈肯為

是哉然則君之意無乃慕柳河東之愚溪乎曰愚逐臣遷客不得已而托焉者也君肥遁丘園無所慕於外何有於托然則有慕乎杜少陵之浣花溪乎曰此亂世孤臣不得已而寓焉者也君生際明時足跡未嘗一出其鄉何有於寓然是四者皆君所弗取也而其所慕而隱者何居殆將隱居求志以待後車之載如太公之釣於磻溪也耶曰子求之愈遠矣子以為太公之隱於磻溪也耶曰子待文王之載乎抑遇文王不得已而受其載乎子非獨不知君蓋不知太公者也先儒有言即其所

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苟出位而思舍日用而他求知道者不為也子盍思溪之所以名乎於虜我知之矣易之象上山下水曰蒙是溪也其水之出於山者乎惟其出之於山故即卦象之似者以名之乎夫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出於山其初出也未始不清蒙者水初出山之象而清者水之本質也隱居之士索其身於塵垢之外澄其心於汙濁之表其有類於是歟君之所以名溪而自號者其有在於是歟且將由是而果行育德以養正成聖歟抑其有子能繼其志如蒙九二之克家故取之

歟若君者似亦有得於易者矣客曰君之志誠有在於是子之言可謂得之矣請書以為記客謂誰予友武定軍民府同知潮陽葉君也

東溪記

南海之佛山去城七十里其居民大率以鐵冶為業有梁氏者世居其間獨業詩禮至名歸者性雅好山水其所居之東臨溪水無間暑寒朝暮飽食後輒着屐踏晴沙循清流且行且歌朝而歌曰溪瀟瀟兮流之東日光逆射兮影漾其中我欲尋其源兮禹迹不可窮暮而歌曰溪瀟瀟兮來自西顧

兔下浴兮桂濕其枝我欲極其流兮海若不可涯
歌竟長嘯而歸日以爲常客有過而聞之者嘆曰
向臨流而歌者誰歟蓋聞道者也豈滄浪孺子之
儔歟及薄而視之乃然一翁非孺也走而問之佛
山之市市人無識者乃戶訪之遇儒一生物色
其人與其所以歌者乃笑曰此吾友梁東溪也斯
人雖不甚讀書而讀亦不求甚解然其所行所言
與經書不合者亦鮮故其形之歌詠者渾涵而窈
深不用心思而意已獨至如此蓋宣尼所謂善人者
容忻忻然亦歌而去歌曰滔滔汨汨兮天下皆然

孰沿其流兮孰泝其源斯人何人兮獨契其天
將爲魚兮躍于淵抑將爲藻兮漾于漣孰引之進
于川上兮我將與之後先東溪之子經以鄉貢進
士來京師介其友林宗敬過予求記其所謂東
溪者且道客所以歌之故予因筆之爲記

牧庵記

盱江俞大有振明自幼究心易學用漢京氏納甲
法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定人之吉凶悔吝
而處其從違趨避爲人子言依於孝爲人臣言依
於忠如嚴君平所云者乃就六十四卦中取謙之

一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擇謙之初六一爻得孔子象辭牧之一言以自處扁其齋居曰牧庵因以自稱振明幼有用世志既而事多不如意僅得掌蔡駙馬都尉家教予嘗延振明教幼子崑不幸殤亡振明因從予游暇日以庵記爲請按爾雅郊外謂之牧周官牧人小雅考牧牧畜者也虞十二牧漢十三牧牧人者也詩所謂自牧歸美易所謂卑以自牧其牧已者歟廣牧畜之法以牧人歟牧人之法以牧已振明之意蓋有志於謙初六之君子謙而又謙而期以保有終之吉乎是則然矣雖然振

明以和柔之資謹厚之性處下位而安貧窶不憂其不卑也卑之又卑素有也有終之吉可保也予奚容贅哉抑聞之牧之義有三有守有養有策守者欲其不逸於外養者欲其常有於中策者欲其不落於後孟子曰求牧與芻其養者歟卜式曰惡者輒去毋令敗群其守者欵莊生曰視其後者而鞭之其策者歟振明守大易之訓用二氏之言道德仁義以爲之場園前言往行以爲之芻秣禮法以爲閑校教忌以爲鞭策夫如是庶幾盡所以自牧之道乎吁用牧畜之法以牧已既馴且熟然後

推之以牧人還又以之而牧物本諸已以仁民仁
民而變物聖人之道也謹以是記牧庵振明宜服
膺之母教

益菴記

益之義大矣哉人知益之益而不知真益之益所
謂真益之益奈何不益之益也今太子太傅黔國
沐公以益名菴朝夕視以爲警其真知益者哉不
遠數千里以書來徵予言記其菴居以求益予老
矣昏眊日甚方將收歛退藏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惟恐毫末之不盡烏能有言以益人哉然自幼

讀義文周孔之書亦嘗竊知其梗既而請畧誦所聞
以復夫易卦六十四惟謙六爻皆善它卦皆有悔
吝凶咎謙則無之他卦皆有待而亨謙則無所待
而亨也以之處已則有終以之治人則民服以之
行師則無不利謙之爲益也如此豈非所謂不益
之益乎或曰公之菴以益名益有取於風雷相益
之象也而子以地中有山之義當之母乃左乎是
不然聖門之教繪事必因其素納約必自其牖遷
善改過惟以益於一已哀多益寡用以均於衆人
宮傅公夙稟奇資素敦名義爲昭靖王之嫡孫榮

康公之冢嗣是蓋益之下卦震巽之象也方其少
失所怙其家傳之節鉞寄於叔考武襄公得其教
益爲多益之初九上得大臣之應公於是時以之
及其請封來 朝闕庭既受爵

上命留奉朝請者數年益之六四依剛中之君而
致其益公於是時以之奉命歸鎮撫安一方民夷
大作以爲報效虛中心以求益濟人於艱險賑民
於荒凶每順理以應時恒損下以益上有九五有
孚之惠無上九勿恒之心凡其所有所行於夫益
卦六爻之義蓋無愧矣雖然此固公平昔存諸